

縮刻唐石經春秋左氏傳

九

936  
25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年

杜氏 盡廿六年

經廿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婍如晉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  
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  
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  
轅齒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廿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邾癸卯邾鄆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兩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婍如晉晉

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婍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



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  
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  
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  
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  
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  
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  
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

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  
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  
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  
子還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  
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  
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  
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



蒯潰莒子庚與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  
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  
烏存執爰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  
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  
齊人納郊公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  
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  
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  
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  
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  
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  
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  
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  
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  
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



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  
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  
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  
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  
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  
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  
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奔之矣東王必大克楚大子  
建之母在郟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

諸樊入郟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蘧越  
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蘧越曰再  
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  
縊於蘧蒞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  
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日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  
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  
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  
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



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奔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教蚋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經廿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釁卒。媯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傳廿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郕。晉士彌牟逆叔孫于



箕叔孫使梁其蹯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媯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

將積聚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螫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磬矣惟壘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冬十月癸酉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  
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  
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楚子爲舟師以略吳  
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  
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  
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  
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  
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

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  
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經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  
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于黃父有鸛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  
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  
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  
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傳廿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



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  
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  
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  
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  
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  
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  
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

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  
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  
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  
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  
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  
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于好怒  
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  
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



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

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有鸛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踈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鸛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



思展與公烏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妣與甕人  
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  
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  
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  
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  
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  
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  
雞鬪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

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  
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  
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  
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  
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  
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袒告公公寢  
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  
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



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邠孫邠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

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溘溘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駸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駸戾曰。然則救諸。



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  
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  
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  
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  
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  
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  
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  
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

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  
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  
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  
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昨君不過周  
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  
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  
書曰勦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  
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



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



唯是編拊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上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

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楚子使蘧射城州屈復茹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禠郭巢季然郭卷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



及王弗能久矣

經廿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  
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  
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  
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  
楚  
傳廿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  
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

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  
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齋能貨子猶為  
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齋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齋  
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  
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  
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  
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  
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



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

繇胸汰，輒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駸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



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  
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四月  
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  
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盟于  
鄆陵謀納公也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  
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崔  
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  
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

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  
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  
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  
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  
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楚國  
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  
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  
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



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

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鄔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積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頤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



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  
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頤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  
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  
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  
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  
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  
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  
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

甥舅將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  
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  
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逼則  
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  
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  
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  
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  
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爲齊有彗星齊侯使



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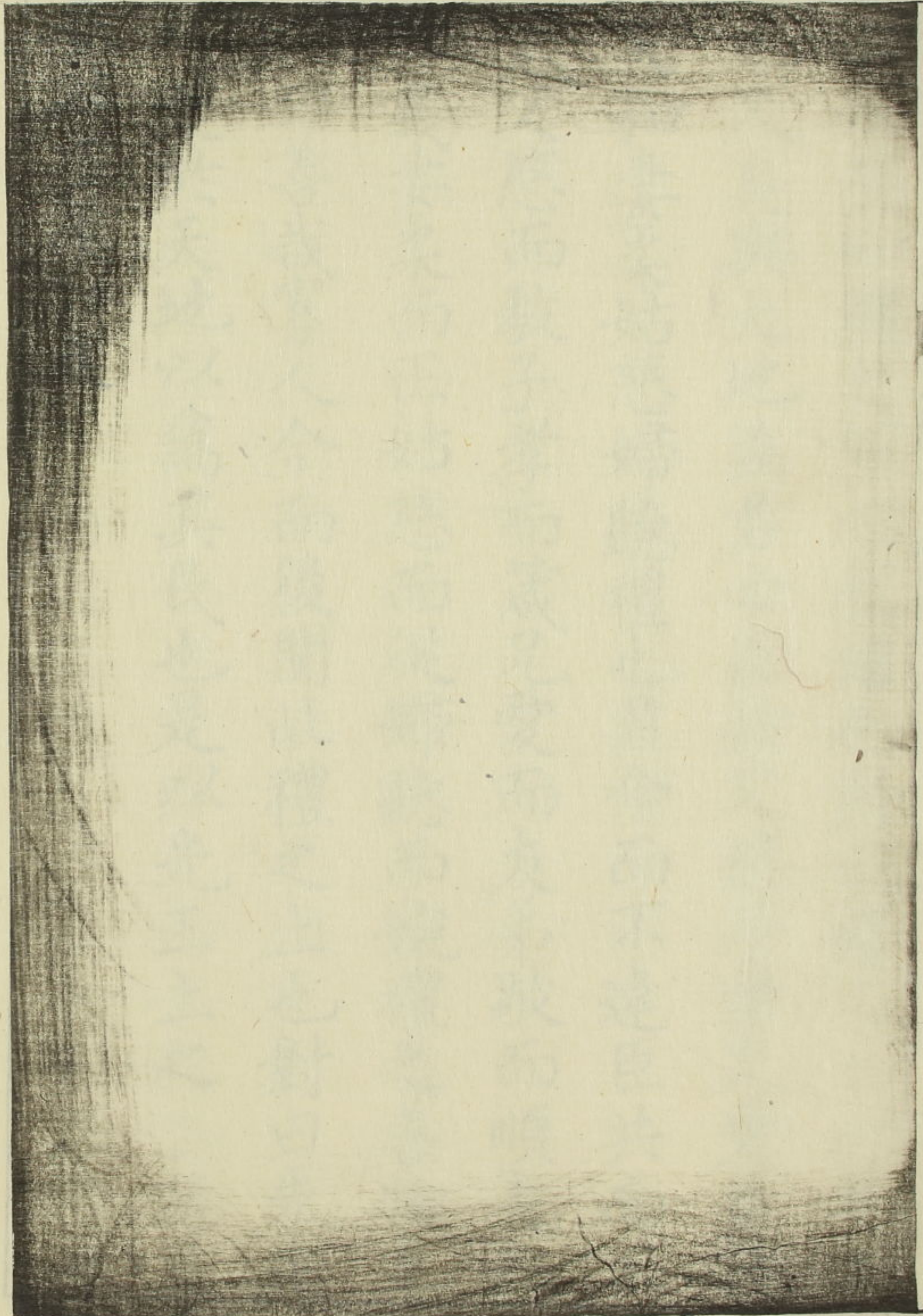
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  
 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  
 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  
 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  
 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春秋卷第十五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廿六

杜氏

盡卅二年

經廿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  
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  
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  
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廿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



春秋卷十六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茅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

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



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

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勲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勲，令曰：不勲，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乘。



矜焉國人投之遂弗藝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  
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  
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  
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  
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令戎周且謀納公  
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  
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  
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

豈無備而能出君子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  
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  
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  
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  
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  
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  
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  
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



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烏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廢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

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



春秋卷十六  
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  
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  
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  
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  
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戎于周魯人辭以難  
經廿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  
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

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傳廿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  
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  
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  
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  
竟而後逆之晉祁勝與鄆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  
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  
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  
勝賂荀躒荀躒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  
之臣曰鈞將皆死憇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  
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食我祁  
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  
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  
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  
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

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  
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  
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  
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惓無饜  
忽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  
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  
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



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  
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  
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祁氏之  
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  
為鄆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  
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  
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  
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

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  
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  
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鱗吾與戊也縣人其以  
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  
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  
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  
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  
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  
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  
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  
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  
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  
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駸蔑惡欲觀叔

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  
將飲酒聞之曰必駸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  
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  
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  
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子若無言  
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  
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  
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



春秋卷十六  
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  
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戌不能斷  
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戌謂閻  
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  
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  
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  
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

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  
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  
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  
辭梗陽人

經廿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  
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  
七月冬十月鄆潰

傳廿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言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  
乾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  
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  
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  
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平  
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  
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  
斬而死公將爲之櫛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







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  
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  
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  
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  
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且後生而爲  
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秋龍見  
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  
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



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  
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  
昔有鬻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  
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  
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豳川豳夷氏其後也  
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  
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  
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

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  
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  
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  
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  
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  
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  
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



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  
 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  
 之姤  曰潛龍勿用其同人  曰見龍在田  
 其大有  曰飛龍在天其丈  曰亢龍有悔  
 其坤  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  曰龍戰  
 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  
 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  
 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

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  
 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  
 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  
 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為稷自商以來  
 祀之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  
 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  
 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



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  
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  
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  
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  
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  
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  
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  
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經卅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  
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  
章羽奔楚

傳卅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  
公且徵過也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  
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  
西弔子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  
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



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  
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  
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  
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  
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  
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  
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  
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

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  
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  
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  
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  
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  
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  
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



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奔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先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前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

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旣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經卅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逼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卅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逼

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



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秋，吳人侵楚，伐夷，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



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

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弗克。經卅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



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卅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戎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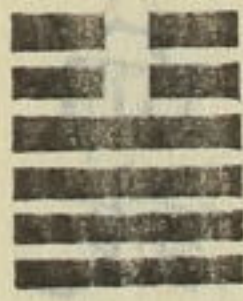
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使戎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戎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



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  
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  
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  
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  
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  
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  
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  
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

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  
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  
之以爲成命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  
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  
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  
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  
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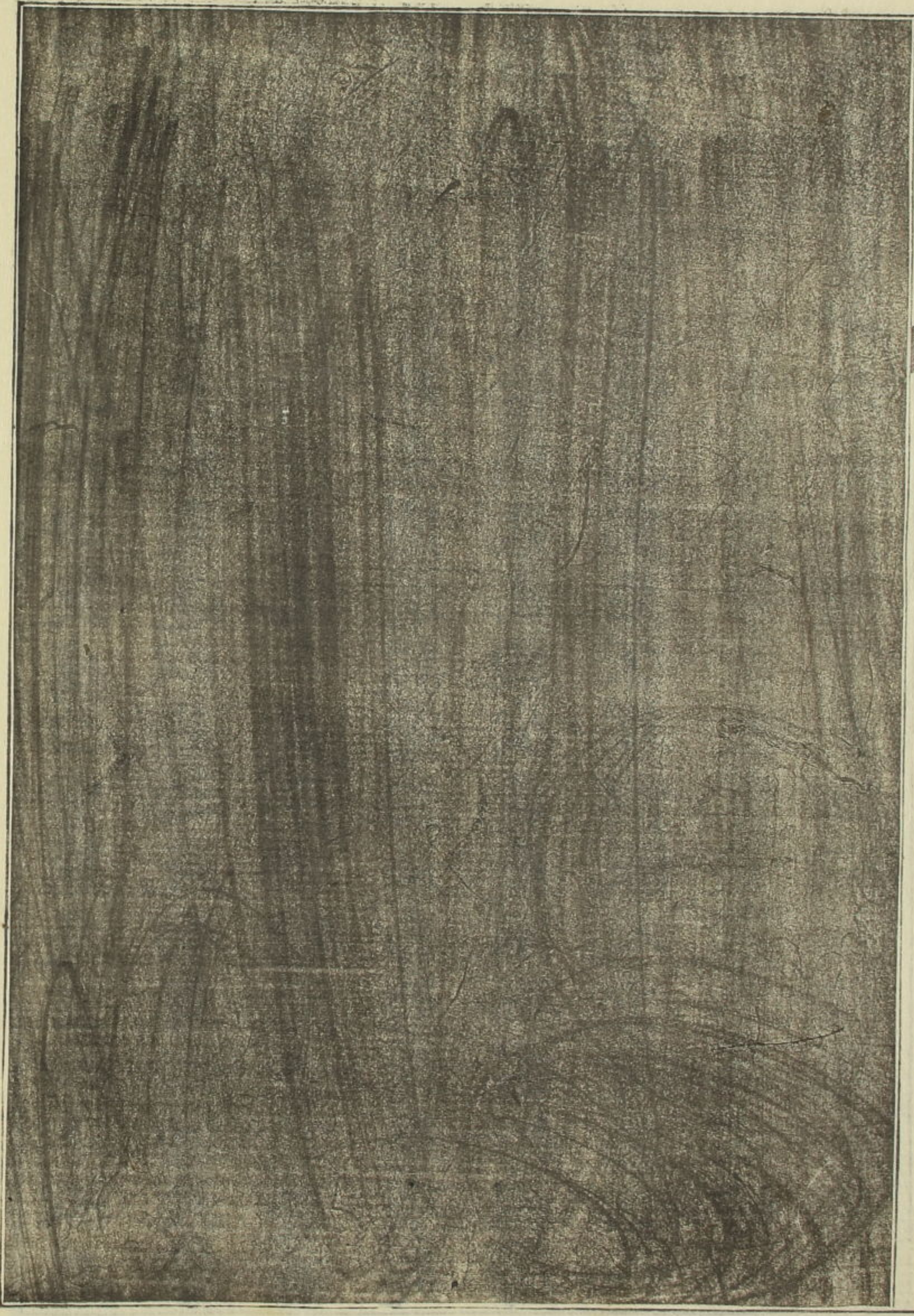


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

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卷第廿六





春秋經傳集解定上第七

宋高祖並出於小國於周杜氏 盡七年

經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夏六月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秋七月癸巳  
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冬十月隕霜殺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衛彪偃曰將建天子



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椽，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郟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逼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

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



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

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  
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  
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  
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  
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  
煬宮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

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桐叛  
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  
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  
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  
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邾莊公與夷射姑飲  
酒私出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



春秋卷十七  
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斲水  
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  
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  
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絜故及是秋九月鮮虞  
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于郟  
脩邾好也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  
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  
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  
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  
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  
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



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  
伐楚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  
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  
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  
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杞伯成卒于

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  
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  
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  
吳入郢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  
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



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  
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  
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  
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  
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  
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  
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

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  
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  
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  
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  
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  
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  
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  
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



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  
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  
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  
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  
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  
茂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  
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

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  
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  
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  
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  
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  
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聞王室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



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  
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  
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  
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  
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  
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  
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

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  
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  
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  
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  
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  
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  
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  
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



春秋卷十七  
九  
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  
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  
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泓漢而與  
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旣謀而  
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  
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  
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

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  
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  
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  
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  
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  
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  
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



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

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剗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鄭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鄭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



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  
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  
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  
卒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  
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  
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  
弊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

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  
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  
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  
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  
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  
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  
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負與申包胥  
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



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  
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  
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  
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  
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  
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  
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  
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夏歸粟于蔡以周亟  
矜無資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  
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璆璠斂仲梁懷弗與  
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



春秋卷十七  
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  
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  
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  
沂吳人獲蘧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  
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  
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

楚師于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  
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  
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歌舊祀豈憚焚  
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  
敗吳子乃歸囚闔輿罷闔輿罷請先遂逃歸萊公  
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萊公終不  
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  
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



內庚寅大誣逐公父歎及秦邁皆奔齊楚子入于郢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藍尹亶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日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

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子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



春秋卷十七  
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睥洩之事余亦弗能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

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



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令尹子

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  
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  
楮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  
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  
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陽虎  
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  
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蓀辟僖翩之亂也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

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  
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  
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  
尹氏于窮谷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  
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  
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齊國夏伐我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



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春秋卷第十七

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